

# 论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观性阐释

——以西方现代阐释学理论为背景

张 昌 红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成都 610064)

**摘 要:** 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观性阐释大体分为两种: 历史原因造成的主观性阐释和个人原因造成的主观性阐释。前者比较常见, 人们也无法克服; 后者比较复杂, 从公共产权、借杯浇臆、赏奇析疑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说明, 并做简要评价。主观性阐释在客观上起到了充分调动阐释者积极性的作用, 但阐释时也容易因忽视作者与文本而造成对诗歌本意的曲解与僭越。

**关键词:** 古典诗歌; 阐释学; 杜诗; 诗经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785(2011)09-0067-04

广义来讲, 任何阐释都是主观性的, 因为任何阐释都需要大脑的参与。西方现代阐释学与接受美学基本上都是在强调阐释的主观性, 例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就认为: 我们理解任何东西, 都不是用空白的头脑去被动地接受, 而是用活动的意识去积极参与。阐释以我们已经先有 (Vorhabe)、先见 (Vorsicht)、先把握 (Vorgriff) 的东西为基础<sup>[1]</sup>。而在中国古典诗歌阐释实践中, 主观与客观是相对的。用现在的话来说, 他们倾向于把不加个人成见的阐释叫客观性阐释, 相反, 则叫主观性阐释。虽然每个阐释者都不承认自己的阐释是主观性阐释, 但是几百年、几千年后的我们在面对前人阐释过的诗歌时, 不难看出哪些阐释主观性多一些, 哪些阐释主观性少一些或者说更客观一些。因为我们已经跳出阐释者所处的时代, 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已经不能限制或影响我们的思维了, 但是, 很显然, 我们也难以摆脱当下的社会历史条件对我们的限制与影响。因此, 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观性阐释大体可分为两种: 历史原因造成的主观性阐释和个人原因造成的主观性阐释。

—

在中国数千年的诗歌阐释实践中, 由于历史原

因而造成主观性阐释的情况比较常见。不要说我们对先秦两汉的《诗经》《楚辞》中许多篇章的阐释充满争议, 即使对许多脍炙人口的唐诗不同朝代人的理解也不尽一致。现以《诗经·关雎》为例加以说明。关于《关雎》的主旨有许多种说法, 仅选其要者列于下:

(一) 以色喻于礼 (第 10 简) 情爱也 (第 11 简)<sup>[2]</sup>。(上博简《孔子诗论》)(二) 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三) 周道缺, 诗人本人衽席, 《关雎》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四) 后妃之德也, 风之始也, 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 故用之乡人焉, 用之邦国焉。《诗序》(五) 后妃觉寐则常求引贤女, 欲与之共己职也。(郑玄《毛诗传笺》)(六) 主美后妃进贤。……思贤才之善女。(孔颖达《毛诗正义》)(七) 周衰之作也。……盖思古以刺今之诗也。谓此淑女配于君子, 不淫其色而能与其左右勤其职事, 则可以琴瑟鼓钟友乐之尔。皆所以刺时之不然。(欧阳修《诗本义》)(八) 周之文王, 生有圣德, 又得圣女妣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 于其始至, 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 故作是诗。(朱熹《诗集传》)(九) 当时诗人美世子娶妃初婚之作。(姚际恒《诗经通论》)(十) 此诗盖周邑之咏初婚者。(方玉润《诗经原始》)(十

收稿日期: 2011-03-22

作者简介: 张昌红(1973—), 男, 河南商丘人,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写其哀乐之情耳。(崔述《读风偶识》)(十二)结婚乐典或贺婚歌。(郑振铎《读毛诗序》)<sup>[3]</sup>(十三)一首男悦女的爱情诗(闻一多、高亨)<sup>[4]</sup>。

在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关雎》被认为是一首情歌,但也强调其具有“以色喻礼”的作用,而弟子们在辑录《论语》一书时,却只强调了它的社会作用,而忽视了情的因素。只强调其“发乎情而止乎礼”的“中和”之美,而忽视了男女之间的爱恋之情。后代阐释者陈陈相因,基本都是以“中和之美”为基础来作进一步的发挥。汉代《诗序》将这种不逾于礼的中和之美比附到后妃身上,宋代的欧阳修则以为是刺“时之不然”,朱熹的解释也是“后妃之说”的延续,直到明代之后人们才逐渐从文学性本身加以阐释,重新认为它是一首爱情诗。

据《国语》《左传》《汉书》等古籍的有关记载,《诗经》各诗的作者涉及社会各个阶层,有平民百姓、士,也有大夫、公卿。采诗机构主要是对采来的诗进行筛选、編集、合乐、分类,以配合当时的礼乐文化。由于“赋诗言志”及“断章取义”的盛行,“诗意”早就被玩味再三,其本来意义逐渐被社会意义所取代或者说遮蔽。当周统治者没有能力统治四境诸侯时,“礼崩乐坏”,诗颇散亡。至孔子以《诗》教弟子时,已主要在意它的社会教化意义了。其弟子及以后儒者对于《诗经》,一方面作为经典看待,绝无轻视或者漫然解释之意;但另一方面,在当时被奉为经典的阐释,在今天看来却未必是正确的。原因很明显,就是过于重视诗教了。诗人的个性被这种强大的诗教力量所淹没。没有人会真正从作诗者的角度去解诗,反而都是从一个特殊的读者——孔子那里去寻找《诗经》各篇主旨的答案。《诗经》自孔子之后就走上了一条“郢书燕说”式的阐释道路。宋代以后,套在《诗经》外面的政教外衣才逐渐被脱去,人们才开始从“诗作者”的角度去理解《诗经》。这就是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人们无法克服的主观性阐释。

## 二

相对于历史条件造成的主观性阐释来说,个人原因造成主观性阐释的情况较为复杂,但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以诗歌的阐释者而不是创作者为中心进行阐释。现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 (一)公共产权

同一首诗歌,引起了不同人的强烈共鸣,每个人都感觉所读诗歌的字字句句好像都在说自己,诗中

所言所感也正是自己需要表达的,于是感觉这首诗像是自己写的,似乎是对别人的诗作拥有了所有权。

苏轼《书子美屏迹诗》曰:“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时时急,渔舟个个轻。杖藜从白首,心迹喜双清。”“晚起家何事,无营地转幽。竹光团野色,山影漾江流。废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子瞻云:“此东坡居士之诗也。”或者曰:“此杜子美《屏迹》诗也,居士安得窃之?”居士曰:“夫禾麻谷麦,起于神农、后稷,今家有仓廩。不予而取辄为盗,被盗者为失主。若必从其初,则农、稷之物也。今考其诗,字字皆居士实录,是则居士诗也,子美安得禁吾有哉!”<sup>[5]</sup>两首诗首尾相连,表现的是一种无官一身轻的生活与心理状态。“团野色”、“漾江流”句写出了所居之处的幽静,“从儿懒”、“任妇愁”句写出了自己心态的平和。这种简朴的生活状态和官场的喧嚣与繁琐形成鲜明对比。苏轼在被贬黄州后过着和诗中所写大致相同的生活,所以他在书写这两首诗时,感觉就是在写自己。“用拙存吾道”实是两位士大夫的共同心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论语·卫灵公》)。从阐释者的角度来说,苏轼对诗意的理解与诗歌文本所表达的意思大体重合。

但这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阐释,因为这仅仅是就文本所做的理解,并没有考虑作者的因素。杜诗作于安史之乱之后,而苏轼写此文是在被贬黄州之后,其诗意的幽微之处并不相同。如杜甫的“用拙”与苏轼所理解的“用拙”意义就不完全一样。另外,杜甫《屏迹》诗原有三首,还有一首苏轼并未引用。这首诗为“衰颜甘屏迹,幽事供高卧。鸟下竹根行,龟开萍叶过。年荒酒价乏,日并园蔬课。犹酌甘泉歌,歌长击樽破”。由于是联章诗,所以它对于理解后两首也有影响。如“年荒酒价乏”,写正值荒年,杜甫穷困,没钱买酒,就为阐释后两首诗提供了大的背景。从前诗得来的很多信息使我们对后两首的理解更为丰富与深入,而以这两首诗了解苏轼的心情时则不必。其实,苏轼是对杜甫的这两首诗做了符合自己情况的主观性阐释。

再如,文天祥集杜甫诗句而写成的“集句诗”也可以看作是对杜诗的另一占有。集句诗向来被视为文字游戏,但文天祥的集杜诗却是具有独立文学价值的创作。情真词挚,意境完整,如出己手。写出了宋亡前后的历史过程,且渗入了诗人自己的感受。

显然,文天祥的再创作其实是对杜诗的一种阐释。不管这种阐释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把握住了杜诗的主旨与情感,他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 (二)借杯浇臆

借别人的杯中之酒,来抒发、缓解自己心中的郁闷,而在本文中是指诗歌阐释者凭借对诗歌文本的部分阐释来抒发自己丰沛的思想情感。

南宋刘辰翁对杜诗的评点即具有这种特点。如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之诗句:“呜呼六歌兮歌思迟,溪壑为我回春姿。”刘辰翁批云:“独此歌回春姿者,愿车驾反正之辞也。心所同然,千载如对。”<sup>[6]</sup>他不是从对诗中的典故、词语训释入手,而是直接把握诗意,根据自己的臆想,做出印象式的解释,重视诗歌的整体风貌,忽视乃至不考虑具体文字细节。据杜甫年谱资料可知杜甫于肃宗乾元二年七月弃官之后赴同谷,时玄宗为太上皇,不得志。刘辰翁所谓“车驾反正”,即是让玄宗返皇位。刘氏之所以有这种“千载如对”的共鸣,是因为他是据当代情况来解诗的。北宋靖康元年徽、钦二帝被虏之后,宋代文人常以此为奇耻大辱。而杜甫诗中却未必是此意。关于此句诗本意所指,仇兆鳌《杜诗详注》引王道俊《博议》认为是“时在仲冬,而曰春回者,天气晴和有似春意耳”,而仇兆鳌本人在该诗题序中说:“溪壑回春,盖望阳光阴消,回造化于指日,其所慨于身世者,大矣。”<sup>[7]</sup>一主咏物,一主自指,皆没有象征“玄宗返位”之意。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十七《杜诗举隅序》有曰:“会稽俞先生季渊,以卓绝之识,脱略众说,独法序《诗》者之意,各析章句,具举众义,于是粲然可观,有不假辞说而自明。呜呼!释子美诗者,至是可以无遗憾矣。抑予闻古人注书,往往托之以自见,贤相逐而《离骚》解,权相专而《衍义》作,何莫不由于斯。先生开庆己未进士,出典方州,入司六察,其冰檠之操,谅直之风,凛然闻于朝者。不幸宋社已屋,裴回于残山剩水之间,无以寄其罔极之思。其意以为忠君之言,随寓而发,唯子美之诗则然。于是假之以泄胸中之耿耿。久而成篇,名曰《杜诗举隅》。观其书,则其志之悲,从可知矣。”宋濂在该序中说俞季渊不拘于已有众说,模仿《诗序》的做法,分别指出所选每首杜诗的大意,以表达自己独到的见解。俞季渊对杜甫诗意的把握不是单纯地从分析诗句入手,而是借杜甫诗句把自己的亡国之痛、忠君之言及裴回于残山剩水之间的郁愤心情宣泄出来。这种带有强烈

主观性的注释与其说是对杜诗的阐释,还不如说是借杜诗来阐释自己。

在共同人性的基础上,在大致相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阐释者久久郁积于心中的情感在阅读诗歌时受到强烈感发,于是便一吐为快。但是这种情况往往导致“得意”而“忘言”。也就是说,阐释者不自觉地忽视了文本信息。这种以抒发自己情感、经历为目的的阐释很容易造成对作者本意的“僭越”,把文本本来没有的意思强加给作者。

金圣叹在其《杜诗解》中对杜甫《黄鱼》诗的阐释即是这种情况。杜甫《黄鱼》诗本是咏黄鱼,叹其长大而罹患的,而金圣叹的评语是:“为儿时,自负大才,不胜侘傺。恰似自古迄今,只我一人是大才,只我一人独沉屈者。后来颇颇见有此事,始悟古来淹杀豪杰万万千千,知有何限?青史所纪,磊磊百十得时肆志人,若取来与淹杀者比较,乌知谁强谁弱?嗟哉痛乎!此先生《黄鱼》诗所以始之以‘日见’二字,哭杀天下才子也!”<sup>[8]</sup>显然,金圣叹没有就诗论诗,而是就诗意做进一步的抒发。不是阐释诗歌文本,而是借文本抒发自己从小怀才不遇的不平之感,并借以自我安慰。而其对“日见”两字的解释,更是杜甫《黄鱼》诗所没有的。金圣叹是将自己理解的并非本首诗所具有的意思强加给了作者。

或许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说法能从理论上帮我们理解这种情况。伽达默尔认为,作品的意义并不是作者给定的原意,而总是由解释者的历史环境乃至全部客观的历史进程共同决定的。文学作品的意义世界既不再是原有的文本世界,也不再是读者任意阐释的相对主义或虚无的世界。它产生于前述两个不同世界的映射和交融之中,也就是在两种视野沟通、对话、融合后生成的当下意义<sup>[9]</sup>。

## (三)赏奇析疑

对作品的不同阐释取决于不同读者。究竟能对文本之意阐发出来多少,取决于读者的水平与接受程度。而文本之义究竟是什么,也取决于读者的阐发。

《贯华堂评选杜诗》卷首赵时揖序曰:“从来解古人书者,才识不相及,则意不能到;意到矣,而不能洋洋洒洒尽其意之所欲言,则其义终不明。诚未有若贯华先生之意深而言快也。先生为一代才子,而乐取古才子之当其意者解其书。盖先以文家最上之法,迎取古人最初之意,畅晰言之,而其义一无所遁。得是法以读书,而书无不可读矣。诗之推杜工部也,

夫人知之也。然不知杜诗之佳,则虽极尊誉之,而老杜似未乐也。解杜诗者日益众,知杜诗者日益寡。自先生解杜,而杜可乐矣,而读杜诗者皆乐矣。先生之解杜,若杜呼先生而告之曰:‘仆之意有若是焉。’不然,何意之隐者、曲者、窈渺然其远者,先生皆得观见而悉数之耶?乃先生意之所及,实有老杜意之所不能及,令人惊喜舞蹈,遂觉老杜原有此意,遂谓先生确为老杜后身。夫先生所解书,无不合古人之意,先生又安有如许后身哉!<sup>[10]</sup>此种方法是先通过文本的整体阅读把握住作诗者“最初之意”,然后据文本、并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再做进一步的阐发。但这种阐发和原作在行文方式上有别,原作者行文围绕一个中心主题,而阐发却是多个主题。

与“借杯浇臆”不同的是,此种方法更注重用“当代性”的词语、文法、事实例证等来对诗歌进行阐释,把阐释对象当成审美对象来看待,强调阐释者的才气、欣赏水平以及表达能力。

虽然以解释者为中心的主观性阐释能从西方现代阐释学与接受美学理论中找到许多依据,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中国的阐释传统来说,这是一种错误的、至少是不恰当的阐释方法,因为这种不考虑作者因素的做法尚且不能对文本进行全面的阐释,更不用说准确把握创作者的意图了。

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观性阐释在客观上起到了充分调动解释者的积极性的作用。在文本诠释中强调诠释者与原作者之间的心灵对话或情感共鸣,而且

以自身经历或社会共识等贴近当代生活的方式为证明手段也更易于被人接受。但是,主观性阐释以情感取代理性,以灵悟取代知识,以个性取代历史,以印象取代分析,将原文的意义淡化、避开甚至于悬置起来的做法却是很不足取的。诗歌阐释一旦走上了忽视作者甚至文本的限制而过于强调阐释者的主观性的弯道时,其对诗歌本义的阐释就变得不可靠了。

参考文献:

- [1]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M]. 陈嘉映, 王庆节,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175-176.
- [2] 马承源.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39-141.
- [3] 郑振铎. 读毛诗序 [J]. 小说月报, 1923, 14(1).
- [4] 转引自段楚英. 诗经中的情歌 [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1994: 8-9.
- [5] 苏轼. 苏轼文集 [M]. 孔凡礼,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2103.
- [6] 刘辰翁. 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 [M]. 明洪武元年(1368)会文堂刻本, 卷三.
- [7] 仇兆鳌. 杜诗详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276.
- [8] 金圣叹. 杜诗解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205.
- [9] 伽达默尔(H. G. Gadamer). 真实与方法 [M]. [德]巴登符腾堡: 杜宾根大学出版社, 1960: 280-281.
- [10] 金圣叹. 贯华堂评选杜诗 [M].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藏乾隆 24 年(1759)桐荫书屋刻本, 卷首.

## On the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ms: A Perspective of Modern Western Hermeneutics

ZHANG Chang-hong

(Graduate of Chinese Folk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The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ms has two types: the one caused by history and the other caused by individuals. The former is quite universal and it is difficult to overcome, while the latter is more complex. This paper has analyzed the latter from three aspects: public property right, drawing one's sorrow on wine, and appreciation of grandeur and resolution to doubts. In addition, it has also given them some evaluation. And the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 plays a role in arousing the interpreters' enthusiasm objectively. But the great pity is that it will easily neglect the author and the text. Thus it will lead to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arrogation of poems.

**Key words:** classical poems; hermeneutics; DU Fu's poems; *Book of Songs*

(责任编辑: 王建平)